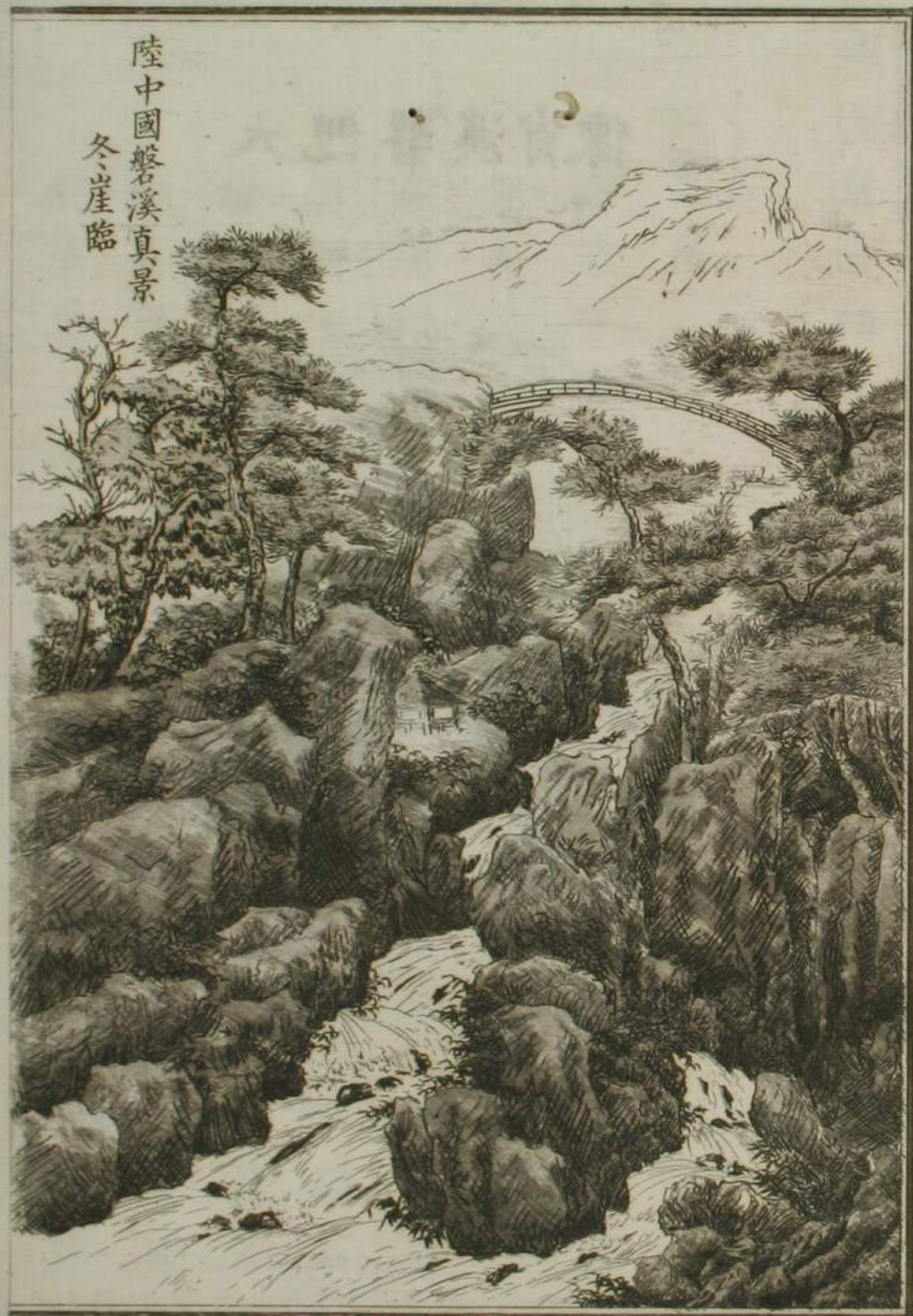


洋学文庫
文庫 8
B 7







陸中國磐溪真景
冬崖臨

17

大槻磐溪肖像



明治七年甲戌三月

慶岸堂鑄

愛古堂漫稿

詩百首

新元會圖

先人之在世。每歲以南至後十二日。設宴招客。名曰新元會。事在四十餘年前矣。今也開明曆運。太陽改曆。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即其新元日也。兒輩合辭獻議曰。王父君先見可仰。其盛躅不可不繼也。於是索與先人聲息相及之士。得六人焉。曰杉田氏。生立曰桂生立曰孫生立曰白生立曰先生立曰孫生立曰桂生立

古奧 大槻磐翁著

川氏。生月池孫先曰宇田川氏。生槐庵孫先曰箕作氏。
紫川先而杉田氏獨在靜岡。不可招耳。是日
天晴氣佳。微暖如春。三主人與五賓客同會。
一堂。焚香奠酒。告先人之靈。遂稱觴交酌。助
以聲妓。以竭半日夜之歡。亦一時盛會也。畫
師琴谷在坐。援筆作之圖。余謾題二絕句云。
憶昔先君磐水翁。開筵是日醉春風。一家私曆新
元會。感泣今爲天下公。
兒引二孫相逐道。通家子弟約無違。滔滔三府七
十縣。終始新元更有誰。

開歲自述

七十餘年夢裡過。誤躋聖壽幸如何。堯天舜日我
生晚。電線火輪民用多。大道紅塵邏卒走。高門翠
竹貴人歌。衰翁亦會開明際。卜得水東安樂窩。

酬岩城大須賀子泰見和之作

靜虛談道接良朋。似洗心腸學佛澄。巖國原多盍
簪友。林門久侍讀書燈。才倫二陸比敬甫子無優
劣。文擬三蘇并父復所孰蹈騰。况有舟門地名佳麗
勝。如斯清福我何曾。
家與漁村不作朋。孤樓高映碧波澄。朝朝歸海箱

湯水夜夜上山龍火燈。松檟怪巖青屈曲。濤衝絕壁白奔騰。乾脩巧製松魚節。鹽鼓翻嗤詫未曾。子時

泰贈自製鯉節 又疊和三首報知近况

重來無復昔時朋。但喜清平四海澄。京國春風千里夢。家山夜雨十年燈。全身亂世天恩渥。弄筆明窓文氣騰。有酒盈樽吾願足。萬錢下箸付何曾。
曾與原押字同義異。今轉用以要再和耳。
老去遠方猶有朋。草廬卜築擬吳澄。一窓梅氣殘冬雪。四壁書聲半夜燈。無復洩憂呼咄咄。有時被

醉入騰騰。孔門弟子誰欣慕。三省謀忠其姓曾。

和成萬國是同朋。海接橫灣百里澄。青碧欄干五層閣。玻璃窓壁九光燈。政煩翻有民情定。法密偏無物價騰。最感吾翁闢洋學。一家餘慶及孫曾。修復

二兒同除文部省八等出仕皆先入餘澤云

賀復所神林先生榮誕為敬甫子泰二賢息
尼子橋邊楊柳新。東風開宴會佳賓。高人壽色七十七。仙境歲華春又春。滿架圖書馨道味。繞階蘭玉樂天倫。肩隨我亦忘衰老。不為先生愛一顛。

和青山延壽府廳賞雪詩三首

竹頭不用况木屑。府廳事前人跡絕。想見諸公餘
暇多。瓊林坐賞官園雪。
何不憚煩來屑屑。勉勤只要群紛絕。風流罪過且
休嘲。白戰時爭東閣雪。
去就何曾論不屑。爲人性僻與人絕。贏得如今衰
老身。輕蓑獨釣寒江雪。

又和探梅韻三首

君家兄弟史才清。健筆載將三長行。一樹臥龍花
俊傑。風丰寫出有餘情。
梅花氣骨聖之清。心醉何人不促行。却恨山櫻太

輕薄。看過三日已無情。

峭寒偏覺老來清。懶問梅花試野行。春月當窓人
未寐。一瓶疎影自多情。

二十九日作卽舊曆正月

二千五百卅三年。當日神皇即位天。感泣吾兒賜
春酒。淋漓遙拜畝傍山。

二月一日起安達清風招飲家在牛坂神廟上三

首

高樓開宴會。作賓一座盤殺紛雜陳。日本橋東魚
市遠。謝君馳走索鮮鱗。

主人自云今日之饗真馳走也。

幾度招魂魂未蘇。百場遊戲撼冥途。無端記得曹

松句。一將功成萬骨枯。是日屬招魂社祭會

某樹某丘無隱逃。樓頭指點說城濠。一聲何事呼

奇絕。轉眼西天嶽雪高。

介清風謁大原二位公席上賦呈

與君同甲子。七十有三齡。貴賤雖霄壤。交游無徑

庭。梅花當屋白。嶽色入簾青。一室團欒會。春風維

德馨。

飲川田念江揖嶽樓

畝

牛門晦跡占幽樓。十畝桑田負郭西。千古文章主

人在。與夫蓮嶽孰高低。

海軍醫太田資義席上作主人自云道灌之奇

陸有煙筒海火輪。主人家在品洋邊。却思乃祖營

城日。已泊東吳萬里船。

岡櫟園乞久能山詩恭賦以贈

存沒一身關廢興。負山面海勢崢嶸。千秋廟食兩

無愧。西有談峯東久能。

井上文雄畫人丸像贊為女弟子定子

綠服縞裳烏角巾。握毫危坐養天真。果然神妙絕

今古三十一言歌聖人。

謾說柿翁名句多。霧中帆影妙如何。非披萬葉細心讀。誰信長歌勝短歌。

題湫郵詩鈔四首

叱咤風雲白日昏。猴奴鞭策卷中原。行人今日迷

歸路。黃葉秋寒銀杏村。

俯仰古今何慘悽。雄藩氣象睨東西。一雙金鑰飛

無跡。護屋城邊烏欲棲。

維持名教莫如文。尾國從來道德藩。卷起詩風扶

世運。春濤以後有湫郵。

報君覓句莫求奇。魔道傷風世所嗤。好把平心誦三百。詩人忠厚有餘師。

生自書名刺云。尾張詩人某。因以規之。亦忠厚之意云。

書佛山三鈔後四首

詩有別才書不關。此論一出誤人間。掀翻萬卷供驅逐。獨有南豐老佛山。

性情溫厚語優柔。三復使人忘百憂。不惟詩無田舍樣。京都郡裡一名流。

蟬噪蛙鳴不必論。高名只恐亂其真。世間多是雷

同客深默知君有幾人。

花映晴窓鳥語融。焚香細讀小齋中。鯨波萬里雖
然遠。自有靈犀一點通。

四月七日

後即清明

携修復二兒墨陀觀花

兒報花期翁即起。凌晨去破墨江霞。東君促駕何
神速。十里長堤一夜花。

大兒携酒小兒杖。杖上有錢堪買春。誰識嘔啞絲
肉外。天倫樂事賞花人。

津頭且去避紛華。買醉橋西賣酒家。一簇香雲團
不動。把杯坐看隔江花。

長命寺前讀子壽諸才人詩碑有感次子壽

韻以言懷追錄

局促東陬枉白頭。重游又上墨江樓。千秋都鳥有

誰問。一道金龍依舊流。新綠爭迎公子騎。殘花亂

點美人舟。自憐此老餘豪氣。浩蕩無由學海鷗。

成島柳北評此詩云。先生他日斷然學海鷗。

則僕將振袂從之。近日柳北歸自西洋。盛說

英佛事。使人不堪聳聽。因演其話作二首。

轟轟耳底有餘雷。高浪如山卷磊嵬。今日驚君河

漢語。一周九萬地球來。

玻璃龍動兩京城。新話使人能發盲。英國之英佛國佛。人情風俗亦其名。

五月二日招請田安確堂二公儼然見臨不
堪欣幸賦呈二公

節過清和猶是春。藤花紫褪牡丹新。却將園客邀園主。偶坐林泉相識人。

林鳥和鳴魚躍池。綠陰真箇勝花時。醉忘賓主君休笑。三十年來舊辱知。

關雪江宅看芍藥得紅字二首

暖艷晴香露幾叢。君家五月富春風。不腰十萬纏

將去。坐買楊州千葉紅。

一欄芍藥擁芳叢。占盡連旬開落風。莫是當年漆洧贈。看他醉粉猥嬌紅。

白蓮二首

以下十二首皆係課題

冷笑朱華十里光。水姿一樣照池塘。月移清影將無色。風送微聲忽有香。競國朝尊纔掃黛。太真賜浴未凝粧。淨綠去結遠公社。夢入廬山菡萏鄉。一種瓊葩愛最深。亭亭玉立碧波心。水鴉浴去忽相映。沙鷺飛來無處尋。天女圍餘雲母障。洛神遺却水晶簪。居然清白花君子。似向瀛溪報賞音。

游絲

野馬塵埃以息吹。逍遙自有漆園知。春風湖上枯
荷盡。始信游絲是藕絲。

告天子

春畦日煖菜花薰。乍見天鷄破霽氛。百丈游絲維
不得。連綿聲在半空聞。

杏花游蜂圖

日煖羣蜂去又回。君臣有義採芳來。杏花林外晚
衙報。環護大王扶上臺。

仕女撲蝶圖

花邊逐蝶柳邊停。日日春風隻袖馨。戲到秋光銀
燭冷。輕羅小扇撲流螢。

夏夜散步

新月纔升煙未消。浴餘池畔試逍遙。涼荷葉上微
風動。一點流螢度石橋。

雨中移竹

幾杯且向此君酬。欲扶醉態近書樓。輕蓑短笠半
鋤雨。封得吾家瀟灑侯。

夏山欲雨

滃雲高擁碧崔嵬。萬木含風翠作堆。一道雨聲纔

到地樵人爭路下山來。

湖上看雨

涼氣侵衣酒乍醒。黑雲遮岸一湖青。風荷搖動雨
千點。疑見戲魚跳遠汀。

曉起看牽牛花

殘夜星稀曙色催。碧花籬落起徘徊。多情織女去
何處。只見牽牛含笑開。

雨後坐月

夜熱漸消秋氣回。池頭雨歇坐亭臺。一痕涼月天
如洗。殘滴成珠下柳來。

池中荷花盛開二首

朝嗽紅未吐。曉色尙微明。葉葉翻無影。花花坼有
聲。小閣倚池塘。微涼夏日長。水風吹午夢。荷氣
枕頭香。

題自畫蘭竹

直哉君子竹。清矣大夫蘭。我筆雖然拙。何容俗眼
看。

送莊田瞻齋航海游寧波依其留別韻

可學驚蛇老里閭。要追翥鳳溯唐初。此行好去求
真蹟。南國豈無顏柳書。

一帆西去杳無蹤。只見雲濤翠萬重。也似青龍逢
慧果。參禪餘力學書鋒。

兒文彥拜師範學長之命將赴任於宮城縣
言此勉之

老蘇發憤日。諸葛出廬時。汝今拜朝命。居然爲人
師。設爲五萬三千鬻。欲化尋常億兆民。勝任與否
且休說。播揚皇風在此辰。

臨別賦此爲贖

榮遷喜汝錦衣歸。老淚何曾灑別離。秋帆送到寒
風澤。滿目江山皆舊知。

呈權大教正徹定尊者

院呼大教在高邱。本是緣山古梵樓。天祖四神同
一社。日東萬舞奏千秋。自從政體雜英米。動輒文
華輕魯鄒。濟度衆生無若佛。要聞鼓腹太平謳。

和其社頭祝一律

駟馭之洲豐葦原。神人開闢別乾坤。鏡兼劍聖傳
三種。帝合陰陽降二尊。一姓連綿皇統遠。萬民淳
朴國風存。如今天地雖然變。義勇誰禩固有魂。

觀舞樂

舞樂壇成笙鼓和。幾場古曲奏婆娑。紅冠耀日春

鶯轉綠帶翻風青海波。一怒秦王發揚蚤。雙飛胡蝶屈伸多。旁觀自擬采桑老。笑倚鳩頭呼奈何。

十月六日月下作

十月正當初六日。驚看圓月入簾帷。匆匆何暇閱新曆。呼做中秋曾不疑。

水輪輾出海茫茫。是夜登樓萬里光。終古無私天上月。人間何問曆陰陽。

老來歡樂事多差。但遇中秋痴態加。拜月古風何可廢。一盤芋栗伴茅花。

望夜無月

半夜江樓無月秋。騷人漫意說新愁。恠他十月蘇遊夕。不照霜鱸斗酒舟。

十一月二日作

樓樓笑語沸秋空。競見清光入綺櫳。正是寬平三夜旭。旗紅閃月明中。

來迎柱歌謝寂淨坊主見惠餘材

江刺之郡黑石寺。七間四面藥師堂。維昔將軍田村磨。東征誅滅惡路王。賊平彷徨不便去。再建此堂鎮東方。大丁同二年建爾來佛德增繁盛。繚繞四十八僧房。前九後三免兵燹。三衢尊崇香火長。何圖

劫火逞猛毒。千秋古廟警然亡。天保十一年中有
一本來迎柱。遺靈防得回祿殃。降魔珍木公所命。
國主樂山公果知醫王呵不祥。山僧送我材一片。
賜此四字質堅色紫有餘光。製爲鐘懸供傲具。摩挲猶覺帶
古香。嗚呼溯自明治至大同。歷世一千百星霜。亡
國遺臣長大息。東奧古今幾桑滄。

平泉覽古爲寂淨坊主

竹柵柴扉寂不喧。僧房十八繞成邨。松林雲暗圓
隆寺。礎石苔深南大門。舞鶴池荒流水在。垂楊館
廢故墟存。一碑墮淚蕉翁句。草沒英雄夢後魂。

又題其古竹笛

管月絃風鎮奧州。餘音嫋嫋託緇流。一聲龍笛傳
家秘。吹起三衡全盛秋。

十二日侵雨候樂山老公於駒籠邸。欸待賜
酒。感泣賦呈三首

隱棲卜在碧山阿。往事回頭感慨多。君垂知命臣
稀古。殘軀不樂若天何。

玉堂昔日侍春風。已矣經筵啓沃功。忘却曲拳擎
踞跡。淋漓對酌雨窓中。

風雨西樓晚未收。床前賜酒互相酬。恩情更感陪

遊約飛鳥山邊紅葉秋。

弔亡大夫七峰子墓

青山埋骨已三年。一任荒涼宿草繁。今日報君君
領否。立將踏石薦蘋蘩。

理園二首

宿雨纔收秋氣暄。指揮徒弟理荒園。闢開草莽豁
心目。灑灑喜看松菊存。
我恠濂溪周茂叔。自家意趣等閒深。荒蕪不掃階
前草。欲奈愛蓮清淨心。

夜聞落葉

松塘
課題

星斗闌干夜色移。寒衾漸覺粟生肌。一宵不睡羈
人恨。唯有蕭條落葉知。

夜市買菊

席上

彌勒橋邊藥王廟。夜聞人語出柴扉。荒園有箇長
松樹。花市欣然買菊歸。

雜感

眼看文明開化風。自驚先見不欺公。一千八百西
洋曆。七十二星歸此翁。
忠臣楠子釋西行。隱顯各成千載名。誰識人豪華
盛頓。出爲諸葛入淵明。

電機馳矣火輪走。輾轉人車轂擊天。却恠東陬幽僻地。鳥啼山客尙猶眠。新政多端勞衆賢。征他城市到河塽。硯田無稅稅吾有。取得江湖潤筆錢。

詠史十二首

舊夢何曾到釣竿。磻溪秋老荻花寒。三朝元老心王室。莫做羊裘一樣看。太公望
卜年七百亦成空。冷笑鷹揚牧野功。一曲采薇歌萬古。西山獨立領春風。伯夷
破吳已雪會稽耻。安樂何堪烏喙長。肯使西施蒙

不潔。五湖秋水洗殘粧。

范蠡

謾道爲難愧天下。漆身吞炭欲欺誰。衆人國士較輕重。肚裡二心知不知。豫讓

示玦不應剗印人。鴻門劍舞枉精神。范增七十好奇計。不省與王自有真。范增

帷幄蹄秦仍斃楚。誰教孺子逞奇才。他年四皓安劉策。亦自老人書底來。張良

鄼侯勳業自超倫。赫赫劉家第一臣。汗馬無勞且休慊。早將功狗屬他人。蕭何

湖山宛在楚封中。堪酌真王斃項功。早識謀臣同

走狗黃金只合鑄朱公韓信

故人文叔為天子我豈坐茹王土毛聊將氣節助

風教孰與君房鼎足高嚴光

煙炤漲江人馬流吞吳膽落阿瞞舟真成斫案斷

機會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

抱膝草廬期管樂時人不許志猶存臥龍一躍機

先動天下英雄來在門諸葛亮

大義助劉寧貳曹絕倫髯美萬人豪酬知一斬顏

良首不負平生偃月刀關羽

富春山圖

古今詠桐江者莫不說其氣節余意獨不然

詩以擬之不知無害名教乎否

光腹帝手撫光足加帝腹雖然曰豪爽冠履何翻

覆率土之濱誰非臣欲奈故人劉文叔壽至八旬

亦國恩富春山所耕何粟君不見一諫去歌西山

薇千古高風在孤竹

文治古笈歌兒文彥在仙臺所獲蓋藩庫舊藏云

避秦一器何人造風字成形鼎足峙六扇雕扉左

右開春華秋菊圖雙美說是龜井六郎笈錄倉雕

云無乃是憶昔文治己酉年衣川襲擊事可憐源

公戰沒五臣死。此笈遺却在何邊。靈物隱顯蓋有數。轉歸斯翁豈偶然。斯翁好事世無比。不問和漢唯古視。家藏漢武三神鏡。文部博覽不落二。物聚所好亦天緣。結爲人間一頑仙。避秦之器避秦客。桃花深處得意眠。

按名物六帖引同話錄曰。雲水人以小竹揉之。下爲方筵。上爲方蓋。筵之中。寘衣衾之屬。蓋之下。藏藥物之屬。負之於背以行。名曰避秦。此二字。班馬書皆載於四皓事處。器物因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者。是以與此邦所謂

負者太相類。而避秦字最奇。故襲用之。

除夕作

市聲人語歲云除。燈下圍爐獨讀書。自笑素飡君子宅。汝庭多見有懸魚。

歲暮多贈醢魚者。故有此作。

文五首

養蠶新論序

昔人詠蠶婦詩云。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養蠶之辛苦。可想焉耳。然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養蠶之道。

亦唯在得_下其養以不_下消_下其物而已矣。郭橐駝古之賤場師也。其論種樹之法曰。能順_下木之天。以致_下其性。而不_下以_下太恩之愛_下害之。况養蠶之道。非_下復種樹之比。豈可_下逆_下其天。以害_下其性乎。是故養蠶者。必高_下其室。啓_下其四窓。納_下清風。障_下赤日。以使_下群蠶遍受_下灑然之快。則天全而性得矣。苟不然而深_下其室。塞_下其戶。溫而飽_下之。寒而餓_下之。則天滅而性消矣。尙何其成繭吐絲之功是望哉。上毛田島氏以_下養蠶爲_下業。家頗富饒。頃者主人與_下門下信夫生謀。著_下養蠶新論二十二篇。舉_下其父子兩世所_下親試實驗者具_下陳

之。蓋亦有_下得_下於順天致性之說者。其論皆着着有理。試_下之實際。亦果知_下其無_下弊也。嗚呼田島氏於_下業。可_下謂_下勤矣。抑余因_下之有感焉。昔楊廉夫論_下蠶之三德。曰。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_下物以成_下繭。智也。衣_下被_下天下生靈。仁也。彼蠶婦何人。苟養_下其信智。以成_下衣_下被_下生靈之仁。何必垂_下淚於城郭綺羅之人。以嘆_下其苦辛哉。是蓋養蠶勤惰之辨云。

英和字典引

宇宙萬國言語。奚翅千百種。其無_下港不_下通。無_下國不_下行者。獨英語。英之強大。而通商之盛。可想耳。抑我

邦之與英國。隔萬里對峙。東西洋而幅員之大小。廣狹。約畧相同。蓋彼以英蘇愛三島立國。我則以本四九三洲自雄。而琉球蝦夷兩翼焉。彼僻在五度以外。我則屹立四十度以內。寒暖之帶。既得其正。氣運之會。又方旺。而後乃今北海道將大闢矣。海陸軍將大備矣。遣歐使留學生。日夜駕火輪。破長風而西矣。則宇內言語。無港不通。無國不行者。何獨英語而止哉。余觀知新社徒英和字典。而慨然竊有期於將來焉。及其乞一言。遂書以爲引。

世話千字文跋

遠州人成瀨子直。以書爲業。稱大城先生。余嘗見之。川田念江宅。一日携此帖來示曰。是僕所書以課家塾。字體運筆。參之晉唐。自覺勝坊間流傳本。但僕之出都。爲日尙淺。欲獲大家一言以引重。先生能許之否。余曰。唯子直之爲善書人。蚤已爲安井川田諸賢達所知。皆延以爲其子師範。是足以取信於一世矣。老懶如余。所謂吾力不能振之。姑與之飲酒者。尙何淋漓沉此書之爲。雖然有一焉。顧子直之書此帖。不取周興嗣次韻。而取盲俗易曉世話千字文者。豈其體今日設五萬三千七百

六十小學校以教導天下童蒙之盛意。而然耶。其號曰大域。子直所志。嗚乎其可量也哉。

松影上人書畫帖跋

酒食宴游之樂濃矣。而書畫文墨之娛。則淡焉。淡中至味。不可與肉食者語。請與松影上人細談之。夫展觀書畫。於何處乎。綠樹青苔。一塵不到。巖桂池蓮。爽氣滿襟。是其處也。於何時乎。鳥啼花落。日長如年。月白風清。燈火可親。是其時也。此時此處。會二三韻流。浮生半日。品畫評書。碗茶爐香。以助其清致。則澹然泊然。無復所嗜於世。而夫一味之

禪。三昧之旨。亦將於此乎得之。不知上人聽之。果能點頭乎否。

啓蒙日本外史叙

憶昔西遊訪山陽。賴子於京師。時生客雜沓。山陽揮而去之。獨延余山紫水明處。對酌論文。酒間贈詩曰。雨窓揮客取微醺。囊有珠璣獨有君。讀到一篇催雨記。相留同醉細論文。他日復往。則談及外史事。余曰。先生記勝家威望。曰鬼柴田。使唐人讀之。或認做幽靈柴田。山陽微笑曰。然。作夜叉本自穩當。余又論一部體裁。曰。雜割據群雄於主宰天

下者曰某氏某氏。讀者恐致統派難辨之惑。如何。山陽大聲一喝曰。是腐儒之論耳。余膛然無言而罷。事在四十五六年前矣。今觀其刻本。如正記前記。後記之目。皆後來所加。原稿從無此錄也。乃知余一時妄言。未必無暗助於山陽也。嗚呼山陽逝矣。而其書之行於世。雷轟昭明。殆乎戶讀而家誦焉。余則以親聞餘論之人。猶存焉而得觀其盛者。抑何幸也。若夫世慕山陽而不及見者。得余文讀之。或足以想見山陽風采於今日也夫。相模人大槻東陽。欽慕山陽之餘。取日本外史。

句解字釋。以便童蒙。蓋欲其書之益行也。亦山陽一知己矣。余之於東陽。雖非胤族。且喜其同姓也。漫書以付之。甲戌一月一日。

舊稿追錄五首

西征圖卷叙

余嘗愛熊羆登祗役一首。曰水生風熟布帆新。只見公程不見春。應被百花撩亂笑。比來天地一閒人。解之者曰。水生春潮方漲之水。風熟夜來一定之風。乘此時揚帆。其快可知。乃自嘲云。比來天地一閒人矣。今乃公程匆匆如此。撩亂百花。應笑我。

穀卿曰首段引詩立論此是冒頭格而詩意止管次一段不管到末段不知古人有此格乎敢質崇曰韓文中如馬群空二

疎去等論皆
止前段而未
段另立一論
以結之亦此
格也何疑

變爲俗吏耳。蟾洲岩瀨君起自國學一書生。累遷
爲監察。視事明敏。威名漸著。遂奉特命。巡行鎮西。
於是輕裝小隊。抱朱章而行。首途東山。經浪速山
陽。以至長崎。巡視蕃館。而後航肥筑。揚帆南走。自
攝入京。轉窮泉紀志勢諸州。取歸路於東道而還。
其間每逢山水清妙處。輒把筆圖寫其概。更命畫
手一瀨生。一一了局。凡二百七十二幀。裝爲十有
五軸。云此則一行作吏。且不失爲間人者。不唯不
被百花撩亂笑。山靈海若亦將無慳其發幽洩秘
焉。豈不天地一奇游乎。抑君以變通之學。折衝之

落想非凡造
語有味

才前後屢應接外蕃。議論風生。鑿鑿中窾。魯米英
佛諸使節。皆逡巡受約束而退。則是行之所以觀
風俗。察人情。而待國家他日之用。其必有在十五
軸山水畫圖之外者。故余竊以謂。若果問君胸中
之所蘊蓄。將曰游兩都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才
之少。走九州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嗚呼
微斯人。誰奉使於萬里外國者。
川田念江曰。輕輕着筆。有情有韻。是文之以才
勝者。

蟹江氏系譜序

此處不說破
先設一難逼
出後段妙甚

蟹江時敏袖其所自纂家譜一卷來請作之序。余一覽掩卷題蓼莪二句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時敏色然難余曰僕纂輯之勤橫索祖先血胤於殘編斷簡中殆有類乎鏡膚獲父背之苦而此舉之於先生亦嘗請將伯之助矣先生乃取王偉元泣廢之剩語以題之非僕之所解也余毅然正襟而應之曰是有說焉子且敬而聽之夫人子之於父母昊天罔極之恩寧又有親疎輕重之差乎然至一氣所分則受之父而不受諸母故母實生之而曰父生之豈非本其氣言之乎本其氣言之以母

生之我不得不係諸不生之父而於母則特鞠之云爾吾於是深有知古來名家望族血屬相繼之重焉切悲後世他族養子之說行而各家系統拉雜無倫平氏之胤或承源家之後藤家之嗣未必不橘氏之子甚則贅未曾受氣母系者恬然以爲奉祖先之統薄俗之弊至乎此可慨嘆也今乃取蟹江氏系譜觀之則始祖高望王一點氣脈心血綿綿相承歷世不絕自其爲三浦氏爲佐久間氏以至爲蟹江氏雖支屬漸分未嘗一以他族間之是洵不失詩人所謂父兮生我之旨者吁不亦偉

無此一着前
段議論雖正
亦不免爲陳
套

哉。抑平氏一家之多英豪俊傑。人人所傳誦。不必
爲蟹江氏張皇之。其在三浦氏。有若大介義明。垂
白之老。扶義死節。在佐久間氏。有若右衛門尉信
盛。槍攘之際。佐霸顯功。乃今日在蟹江氏。有若長
兵衛時敏。苦心著家系譜。以發潛德之幽光。文武
互出。先後輝映。不謂之名家望族而可乎。昔眉山
蘇氏作族譜。自題其首曰。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
可以油然而生矣。余更下一轉語曰。觀此譜而不
起忠孝之心者。非蟹江氏之子孫矣。嗚乎其爲子
孫者。其可不思哉。其可不思哉。

念江曰。論正筆健。接經說法。顧脫陳套。此是大
家本色。

椿原書院記

賀藩位天下侯伯之上。擁賀能越三州之地。以管
北門鎖鑰。儼然一大重鎮也。而金澤之治。瓦屋朱
門。巨室連第。城市十萬。人煙接天。白山之脈。自正
南來。磅磚千里。殘山剩峯。迤邐綿亘。而其青纔了
處。是爲西坂先生椿原書院焉。今據先生所寄圖
卷。畧叙其勝狀。育王之山。曉嗽吐而春靄散。椿原
之鄉。桃花成林。落紅繽紛。與鈴見之野菜黃花。遠

寫四時景宛
然如睹真是
一幅活畫圖
岳陽樓記恐
不得專美於
前也

近相映。阡陌縱橫。恍有武陵源上之想也。雲溶溶
以出戶室之岫。泉涓涓以趨梅溪之流。及至護國
新綠之候。則杜鵑叫雲。滿目蒼然。遠望大洋。千帆
歸入大野之灣。一痕夕照。掛臥龍之松梢。欲落未
落。若夫霜葉紅飛。露長谷之塔尖。賓雁聲落。宿清
湖之蘆花。則一天秋月。度麻川之長橋。人影上下。
夜色如畫。既而千山木落。昨雪新霽。彌望一白。寒
江拖藍。使人想山陰王戴之興焉。是院外所見十
二勝之大畧也。而院內則明窓淨几。縹帙滿架。先
生端坐其中。究經研史。鉛槧終日。樂而不知倦。是

曰桃李曰春
風曰秋霜文
字一一與上
文景色映照
何等巧手

所謂受上界仙人之福。而不假南面百城之樂者。
不知先生有何功德。而能致乎此耶。蓋聞先生久
已木鐸於北海之表。而教育英才。循循有法。前後
成德達材者。數十百人。可謂桃李滿公門矣。及其
為侍講。陳善於國侯。則獎順匡救。務引諸道。春風
之和。秋霜之肅。君藥籠中。何曾少一物乎。夫言行
即道行也。先生之言。行於國侯。而其道達於士大
夫。施及封內三州之民。則功德之加於上下者。熙
熙洋洋。寧有窮極乎。然則育王之山。椿原之鄉。與
彼五老峯白鹿洞之勝。東西並峙。而書院之存。亦

考據鑿々確則確矣然此

將同卜其不朽矣。若夫白山之勝。不下帶而挹嵐光翠色於机案前者。余雖老矣。尚能北游。揖先生於椿原。執簡進而賦之。

今浮曰。作文之難。不在議論。而在叙事。今此篇記實寫景。而天機活潑。毫無斧鑿痕。可謂老手矣。五首中。愚推此為壓卷。

移梅園記

藩大夫七峰君。置別墅於仙臺城東躑躅岡之側。栽之以梅數百株。而匾其室曰移梅之園。命蒙作之記。蒙乃記之曰。梅之貴實也尚矣。詠於詩。叙於

說既見瀛奎律髓梅花小引在今日則屬三日後祭肉故不批崇曰余非拾律髓唾餘者家祭之肉何曾不食之

書。雜出戴記諸書者。皆實也。非華也。乃自淮南王梅以為百人酸。以至曹孟德之甘酸可解渴。亦皆莫非實。而其專賞華。則蓋六朝以來事耳。陸凱之江南贈一枝。何遜之東閣動詩興。是其賞華之漸耶。今大夫之於梅。取華乎取實乎。夫華之艷麗妖嬈。可以怡人目者。莫海棠牡丹若也。然而牡丹不成一事。海棠則有色無香。皆大夫之所不取。而獨懸懸於梅者。其意可知已。蓋大夫以一藩宿老。當路執政。夙夜密勿。其列調鼎助和羹。所以薰育滋養闔國之民者。奚翅百人之酸。士卒之渴哉。而靡

雜採經語史
文及詩句以
鑄成文不
見痕跡何等
老手

美浮華之政。一無所施。其有取於實也。昭昭矣。雖然華實並具而皆美者。非梅乎。假使大夫專取甘酸之實。而無所賞於清麗高潔之華。則樵梨橘柚皆實也。而何獨取於梅哉。顧大夫每退食自公之暇。輒披野服策蹇驢。以來往此園。而訪高士於雪中。招美人於月下。以吟詠逍遙乎暗香疎影之間。不啻林逋在孤山也。然則大夫之登廟堂也。取於實以助政理。而其游林墅也。玩於華以養素抱朝野一心。華實並用。然後梅之能事畢矣。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張弛其文武之用耶。抑亦華實

並用之效也。

念江曰。豈惟梅哉。文亦有華有實。

有秋閣記

公族石川主之莊。在角田邑西三里。其地曰老崎。據山臨野。高木環擁。而百尺飛閣突起其上。檐牙高啄。結構壯麗。自莊外望之。宛如神人仙客所棲息焉。元治甲子之春。余微恙請暇。浴青根溫湯。枉路訪主於角田之山莊。主以舊好故。欣然見邀。遂延登其閣。賜坐置酒。談笑之餘。從容語。余曰。某承先人蔭。襲二萬石之封。藩屏之任。固其所職。但賦

均是叙景也
樁原書院記
近天籟而此
則出於人作
所以輸他一
着也
崇曰毅卿眼
高余寓角田
僅數日此文
一日而成者

性多病。不能久居府邸。以竭微力。退而養病於此。自他人觀之。如懶惰自廢者。某意殊不然也。今叟幸見臨。願取此意。選閣名。并作之記。余諾而未答也。時夕陽入座。天光雲彩。來照衣襟。急起倚欄。則四顧開朗。不覺呼快。遠之連山如波濤。高低起伏。與山下逢隈之水。追逐奔走。以東朝于海。而風帆去來。危檣出沒。隱約於松杉雜樹之間。近之平田曠濶。阡陌縱橫。農人牧豎。往來其中。想見南薰吹綠。卯花吐雪之候。老幼男女。並出插秧。笠蓑如雲。歌謠之聲。遍於四野。則主之樂可知也。既而赤日

宜矣見以爲
乏活機也

行天。鋤禾當午。流汗如珠。粒粒辛苦之狀。視之目前。則主之憂可知也。及至黃雲穫盡。汗邪滿篝。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然後主之憂樂並融。而鼓腹擊壤。民將抃舞以歌之矣。余乃復於主曰。善哉。主之設閣於此也。書之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無逸則曰。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今主身生萬石之家。能知稼穡之艱難。不敢耽樂之從。又能俾惰農勤動勞苦。罔有敢自安。則所謂足食足兵。民信之者。將於是乎在。乃藩屏之任。不必待役役

賢勞而得盡之於此矣。尙何懶惰自廢之足患哉。盤庚又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旣曰若之。豈惟民哉。請以有秋名此閣。庶幾使人人知主之意所在與。主莞然動容曰。旨哉。叟言。戚戚焉有動於我心。余乃退。而次第其言。并書以獻云。

念江曰。結構布置。足以見作者之苦心矣。但論近理窟。筆少活機。視之他篇。似輸一籌。然是所謂與上大夫言者。體裁自不得不爾與。

僕才劣學淺。况近日埋頭簿書。文字之業荒矣。今拜觀導稿。珠玉銜目。固無所得而容喙。

然不答下問。恐失事長者之禮。因錄管見。致之門下。亦唯寸莛叩洪鐘。應分質疑焉耳。

辛未冬豐明節後一夕 川田剛拜識

附載福堂詩識

奧之宮城野產鈴蟲。其鳴清亮。人愛其聲。而籠之。然渠不以籠絡爲怨。其鳴與在野無異也。人之在獄。猶籠蟲也。而其發於言者。往往不免怨尤。余多讀近人獄中詩。或慷慨使氣。或悲憤陳怨。求其能如鈴蟲者。寥寥無見也。此卷磐溪先生獄中所作。其旨微婉。其韻清亮。而無一毫怨

尤之辭。蓋有裕於內者。不以一切外物芥蒂於胸中。故其詩有如此者。非如彼慷慨悲憤有愧鈴蟲者之比也。或曰。先生下獄。以其痛論時事也。使先生沈默無言。豈有囹圄之辱哉。余曰。苟非其罪。囹圄非所以爲辱也。夫鈴蟲以聲誤其身。蟲而無聲之可愛。人誰籠之。爲鈴蟲者。寧不鳴而枯死耶。抑苦鳴而終其天耶。子其乘風清月白之夜。朗吟先生之詩。往問諸宮城野之鈴蟲。明治三年庚午閏月岩城大須賀履敬題

下獄有作時己巳四月九日

忽然下獄定何辜。臣是乾坤一蠹魚。六十九齡寧惜死。關心唯有嚼餘書。

和蘇東坡獄中之作以言懷

子泰曰讀此詩先生胸中了了可知

遭逢王政一新春。愚暗偏悲縲紲身。重繫易辭非我事。能通鳥語更何人。囹圄縱有幽冤恨。天地寧無正直神。聞說皇風海隅遍。幾時了得再生因。

半夜夢醒

惡夢惱人眠乍醒。陰風吹髮夜冥冥。老巢林外一聲歇。缺月射窓松影青。

獄夜二首

敬甫曰幽寥之趣使人毛髮皆竦

深宵內迫上。圍回摸索暗中。衾枕堆。忽駭一聲金鎖響。傳呼新入罪人來。

老樹陰深曉色暝。人聲徹耳。夢驚醒。起來毛髮森然豎。比局今朝斬首刑。

敬甫曰玉虫若生栗一村譴慘子皆我所識聞己處斬矣

新晴

濕雲壓屋雨連旬。今夜喜看涼月新。應是嫋娥慰孤獨。慙慙來照意中人。

偶感

夢裡光陰轉瞬更。老鴉啼盡綠陰成。薰風昨日家

園晚。臨水青梅墜。有聲。

戲詠四蟲

英雄王景畧。捫盡可憐蟲。潛伏衣縫際。深沈似乃公。

撲面或穿袖。營營不必憎。構人投有北。千古幾蒼蠅。

流螢光一點。飛入讀書庵。為憶車生友。輕羅撲不堪。

道味咀嚼盡。本來文字無。與我同生死。千秋有蠹魚。

敬甫云真是先生退休地位

擬夏日田園雜興十首

子泰曰此詩與開卷第一首符先生志也

分秧打麥太匆匆。五月田家急夜春。中有閑人村學究。硯田耕罷筆爲農。於陵未學灌園傭。高臥養廉供懶慵。一卷陶詩持在手。昏昏結夢到羲農。麥秋割盡畝衡縱。幾簇黃雲積若壟。亦是田家小豐歲。豚蹄孟酒祭先農。誰向南陽起臥龍。薰風隴畝綠茸茸。且投鐵硯耕餘筆。擬把桑麻問老農。

子泰曰驅使經語渾化無痕而意所寓自在言表是先生慣家法敬甫曰此等處用穩當之筆使讀者却悲痛不已

敬甫曰茶山翁亦有夏日田園雜興十首彼以景勝此以情勝雖有時與地不同而詞意不

新秧出水翠重重。先卜稻雲盈四封。笑殺陳良豪傑士。也從許子學神農。二十八萬是新封。一片殘雲百雉墉。好與田官謀善後。火耕水耨勸三農。青苗曾是誤熙雍。民事由來擇所從。一部周官苦難讀。低頭屢拜鄭司農。自將那縣換提封。相喚耕牛到處逢。荒館無人鷄犬寂。幾家公族半歸農。安不忘危古所宗。豈將亂後廢邊烽。柴門竹柵多相似。團結鄉兵還寓農。

同前
如先生詩之
造句精確

時清一藝亦登庸。欽仰萬機歸九重。行見蒼生忘
帝力。耕田而食到堯農。

敬甫曰以上十首皆有為而非徒貪多也且
每首押農字無一雷同不獨其詩可法其用心
於當今事務者可不敬服哉
子泰曰楊龜山論詩云婉諷惟言者無罪
聞者足戒乃為有補若諷而涉於毀謗聞者怒
之何補之有餘謂先生之意亦在手此安得作
龜山於九原細
論此等詩手

敬甫曰三四
句法極妙

偶讀陳希夷先生歸隱詩有感因和其韻

九月西風掃戰塵。繹驢收得羽書頻。城兼山海少
三面。士與國家同一貧。北極誰為銅柱客。南冠久
泣楚囚人。只言天下從斯定。何日先生大笑春。

雨夜夢友人

子泰曰相逢
不遇自然妙
對
敬甫曰試改
酌作聽々作
酌則凡凡是
敏鈍之辨

獨夜蕭條燭影微。忻聞剝啄響柴扉。相逢只合談
風月。不遇何須論是非。酒債尋常券難折。人生八
九事多違。與君細酌茅檐雨。聽到三更未擬歸。

宿山寺

敬甫曰此等
詩所謂寸鉄
殺人者真是
短古絕唱

蝙蝠差池彎月孤。柳髮梳風影模糊。塚墓纍纍石
獸蹲。荆棘莽然鳴野狐。獨宿山寺耿不寢。老僧入
定冷齋廚。鬪鼠忽蹴佛前火。殘焰吐光死復蘇。

菊三溪曰嚴海珊句鼠盜餘糧藏佛髻先生衍
為五十八字音節短勁自是李昌谷流亞矣

梅雨乍霽

子泰曰雲雨

已晴新蟬脫
殼圍啣冤
者意中爲何
如哉

子秦曰合作

敬甫曰茶山
翁好用夜山
低字先生改
低作高更精
神

夜雨連旬滴。砌階。朝來天霽碧如揩。初知炎節近。
三伏。脫殼新蟬上老槐。

洗竹用王貞白韻

幾費工夫誅惡竹。朝來始覺翠蕭疎。有緣聽雨仍
牽夢。非管作竿兼釣魚。葉葉搖陰炎氣散。枝枝交
影俗塵虛。快心最是迎明月。一臥清風夜讀書。

宿山家

尖風穿隙利於刀。兀坐燈前擁弊袍。何處乳猿聲
若豹。一輪月小夜山高。

子秦曰王摩詰與裴迪書云深巷
寒犬吠聲如豹先生所本蓋是歟

至日雨

天地陽回人未回。曉窗雲暗有餘哀。幽冤多少囚
人淚。灑向天邊成雨來。

夜聞角聲

亂後蕭條澤國秋。不堪萬感聚心頭。何人城外夜
吹角。不是胡天亦淚流。

菊三溪曰余讀李陵答蘇武書至涼秋九月塞
外草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未曾不毛骨森然
頭髮爲之白也先寸獄夜聞角聲
其百鍊盛仲交時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其
一云榮枯得失天已安編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
一笑。前過一日。泰來否極。生宜以此慰之。

子秦曰一字
一淚其必有
泣鬼神於冥
冥之中者

敬甫曰孟郊
謝人惠炭云
煖得曲身為
直身余千里
人恨不能為
先生贈炭
又曰余酷愛
此一句坡公
所謂貧到詩
乃亨者
敬甫曰句句
如聞哀猿斷
腸之聲
子秦曰字々
悽慘真箇鍾
情不忍多讀

外人皆云今年苦寒三十年來所無詩以紀

實二首

老作囚人難更難。一星無火到冬闌。不知外面衾
如鐵。只覺渾身潑水寒。

雪透疎櫺入座斜。真箇寒威徹骨加。猶有吟心死
難得。一冬飲水夢梅花。

除夕

悲痛遙思城北家。妻兒何狀送年華。門門松竹迎
春夜。泣對寒燈說阿爺。

庚午獄中元旦

臘月殘年雪裡過。今朝初覺日光多。囚人迎得古
稀壽。不是囚人欲奈何。

是日有報以病允歸養感泣就輿出獄門則

城鼓報辰刻云

敬甫曰先生允歸養事僕聞之雀躍何言
洪鈞一轉神祇明布所謂天地寧無正直神
者至此果驗題曰詩識
先生之意亦可知也

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獨稱詩聖者豈非以其
其流落顛沛未嘗忘君也耶己巳之夏先生得
罪下獄一子脫於東一子西走妻女飢寒而先
生亦罹病其窮陋可想矣在常人必所不免怨

尤。而先生則沈痛自抑。不形諸聲色。此詩皆獄中所作。而其辭微婉。其意深沈。洵不失詩人溫厚之旨矣。若夫田園雜興諸什。不特不以蹇傷衰老。果其身。而猶想望耕鑿熙熙之治。唯恐不及。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先生者。不獨其詩之與學也。庚午孟冬神林保拜識。

先生命弘評斯卷。展讀數回。每讀百感攢懷。涔涔淚下。不能題一語也。蓋先生之所以有此作。弘之所_三以有此感。其孰能知之哉。柳北成島弘識。

